回 顾 与 展 望

戎 笙

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新中国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广大史学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认识祖国历史的指南，努力纠正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了的历史。清史研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大量重要资料，按专题分类出版，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剖析了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颂扬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摒弃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反动腐朽的历史观，使清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这是我国史学界建国以后在理论战线上的首次拨乱反正。

当时对清代前期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之际，如满族社会经济形态，清初的政治和军事，清兵入关和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南明史，平定三藩等等。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也引起广泛的争论，特别是史可法和郑成功。对康熙帝的研究，在当时也是很有成绩的。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也开始引起注意，并接触到民族关系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在社会经济方面，资本主义萌芽是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对尚钺同志的错误批判，使一次很有生气的学术讨论，遭到粗暴专横的干涉。学术讨论被政治批判所代替。创造性的研究，被束缚在一个尚待证明的公式之中。

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是个“闹区”。发表文章之多，仅目录便是厚厚一册。但全面地看，繁琐考证似乎多了一些，对作家身世的研究变成对曹氏远祖的追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分析反而不够深入。“文革”期间，“红学”由热闹变成了胡闹，大搞所谓“红学”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红楼梦》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封建社会晚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穿凿附会地在小说中寻找阶级斗争，用平庸而单调的政治术语，代替了对小说的艺术分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清史研究，特别是对鸦片战争前的清史研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文革”前夕，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曾指示要加强清史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由于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风暴，在“横扫一切”的呼啸声中，清史研究的一切，不论前期或后期，不论专题研究或资料整理，均被横扫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成都举行了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决心加强清史研究，并在这个领域里，澄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混乱，把被他们歪曲了的历史按其本来面目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说明。这是建国以来史学界在理论战线上所进行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所必需的。

早在五十年代，范文澜同志就用多、散、乱三字概括我国的历史资料。对于清史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要加强清史研究，首先必须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工作，特别是档案。

清代档案的整理和出版，这些年来成绩显著。自 1979 年以来，平均每年出版两百多万

字，六年间出版的档案资料，相当于“文革”前十七年的两倍。专门刊布档案的不定期刊物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已出版九辑），《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按专题汇编的档案资料，纷纷问世，如：《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天地会》、《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等，另外一些专题档案资料正在编纂或排校中。以档案为主加上方志、文集等资料按专题分类的清史资料，已出版的有《清代的矿业》，其余农业、商业、官营手工业，也将陆续出版。地方的碑刻及文书资料，已出版多种，有的正在编辑整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资料》，是专门收录比较稀见的、有价值的清代史料的专刊，目前已出版五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了满足学术界利用明清档案的需要，自1983年起陆续发行了一系列缩微胶卷。该馆与第二历史档案馆合办的季刊《历史档案》，其中有一半内容是属于清代的。创刊以来很受欢迎，至今已出16期。资料丛刊有中华书局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人别集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工具书也出版了多种，中华书局出版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全四册）是到目前为止最详尽最完备的清代职官工具书。

多年以来，人们就渴望有一部作为断代史的清史问世。1980年3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辽宁几位同志合编的《清史简编》；同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逸同志主编的《简明清史》。一年之内，两部清史同时出版，这是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实在令人高兴。

在专题研究方面，这几年来，选题的广泛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比“文革”前有显著进展。论文和专著，成果累累，人才脱颖而出，中青年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许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成立了研究清史的专门机构。一支立志于研究清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正在成长壮大。许多省市近年来举办了各种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全国规模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开了两次。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反映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清史论文专刊共有两种，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论丛》，已出五辑；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史研究集》已出三辑。上面提到的两个清史研究机构在1979年受成都史学规划会议上同行们的委托，创办了《清史研究通讯》，至今已出10期。从1985年第1期起，将以10万字的篇幅和国内外读者见面。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报刊发表的专题论文，平均每年在两百篇以上，这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专题论文。随着专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每年都有一批专著出版。过去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重大课题，现在已被发掘出来并进行认真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过去被视为“禁区”或被认为已有权威结论无需研究的课题，现在被大胆地提出来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虽然在专题研究方面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但这正是清史研究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清代前期正是人口成倍增长的时代。但对清代人口问题的研究，长时间几乎是个空白。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清代人口中的重大问题，如是否出现了人口过剩即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口与土地的比例的问题，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清前期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剧增的原因以及当时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

在经济史方面，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热门课题。它的上限，过去只能有一种说法，现在则是众说纷纭。讨论的问题比以前广泛多了，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原始积累的过程和特点等等。清代经济史的选题范

围明显地扩展了，清代奴婢制度、徽州地区的佃仆制、以孔府为典型的贵族大地主经济、清代的赋役改革——摊丁入地、清代的地租形态、清代的商业等等，比以往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有的则是前人没有专门研究过的新课题。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开始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特别是中俄关系史、中日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中俄关系史，过去几乎无人问津。最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论文和专著，揭露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真相，填补了这个领域中的空白。对中外贸易的研究，也有新的起色。有的文章综合考察了清代外贸政策的演变过程，有些则分别探讨了中英、中美、中俄、中日贸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外关系史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我们努力开垦。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在清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从深度或是从广度方面看，都有明显的进展。清政府对西藏地区、蒙古地区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作用和影响，都有新的成果出现。有的文章还考察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在反击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质，它的发展和变化，这一政策实施后在民族关系中、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清代前期历史地位的讨论，纠正了以往的偏见，肯定了清代前期主要是康雍乾时期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特别是在实现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的历史性成就。

清代的会党问题，特别是天地会的源流、它的性质和作用，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课题。由于新资料不断出现，研究正在深入。清代的法制史、兵制、官制、奏折制度、华侨、边疆地区的开发等等，是以往清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现在正在逐步好转。

1982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之一“清史”，包括《清代通史》10卷和《清代人物传稿》20卷。这个项目的各项工作，已按预定计划全面展开。《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和下编第一卷，已于近日出版。这是这个重点项目的第一批成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一切都比较顺利，今后每年可望有两三卷出版，也许还可以乐观地指望更多一些。这个项目由清史编委会编，得到国家资助。但是书中的学术见解，并不代表任何机构、任何团体、更不代表任何官方，是学者们探索性的学术著作。这个项目是在专题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起步的，又由于规模大、协作面宽、经验缺乏，其中必然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作者们决心团结合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这个项目能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的水平。并且力求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同时，为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局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我们的愿望一定要实现，我们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

——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三①

李　华

山西帮商人，是清代地方商人当中，势力最强大，资本最雄厚的地方行帮商人之一。而